

DEAD SPACE

[美]布莱恩·埃文森/著 曾雅雯/译

CATALYST

| 催化剂 |

死亡空间

EA第三人称射击游戏大作

《死亡空间》（DEAD SPACE）最新官方小说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014037357

D E A D S

1712.455
24



CATALYST

| 催化剂 |

I 712.455
24

死亡空间

[美] 布 莱 恩 · 埃 文 森 / 著 曾 雅 雯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北航

C1725359

DEAD SPACE: CATALYST

Text Copyright © 2012 by Electronic Arts,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om Doherty Associat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Tom Doherty Associates, LLC 授权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转载。

版贸核渝字(2013)第 27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空间:催化剂 / (美)埃文森 / (Evenson, B.) 著;曾雅雯
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4.3

书名原文: Dead space: catalyst

ISBN 978-7-229-07326-8

I. ①死… II. ①埃…②曾…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0918 号

死亡空间:催化剂

DEAD SPACE: CATALYST

[美]布莱恩·埃文森 著 曾雅雯 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陈渝生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75 字数:295 千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326-8

定价: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情回顾

《死亡空间：殉道者》Dead Space: Martyr

20 世纪末期，墨西哥尤卡坦半岛，6500 万年前形成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深处传来神秘的脉冲信号；而岛上的所有居民被同样的梦魇困扰，海滩上出现了半人半兽的怪物。布鲁加女巫告诉查瓦，那是“魔鬼之尾”发出信号召唤魔鬼，之后，女巫离奇失踪。

地球物理学家奥特曼发现来自海底的重力异常现象，并追踪到神秘的脉冲信号，他的发现惊动了以跨国矿业公司老板身份为掩饰的军方代表。奥特曼被迫加入军方的秘密基地，为军方寻找深海里的终极武器，他潜入深海，打捞起被称为“神印”的巨石。基地的科学家破译了巨石上遗留的 DNA 遗传代码，却招来了异化的怪兽……



目录

第一部

维达加的穹顶

001

第二部

这只是个开始

075

第三部

那颗遥远的行星

095

第四部

侧耳倾听

141

第五部

走出地狱

189

第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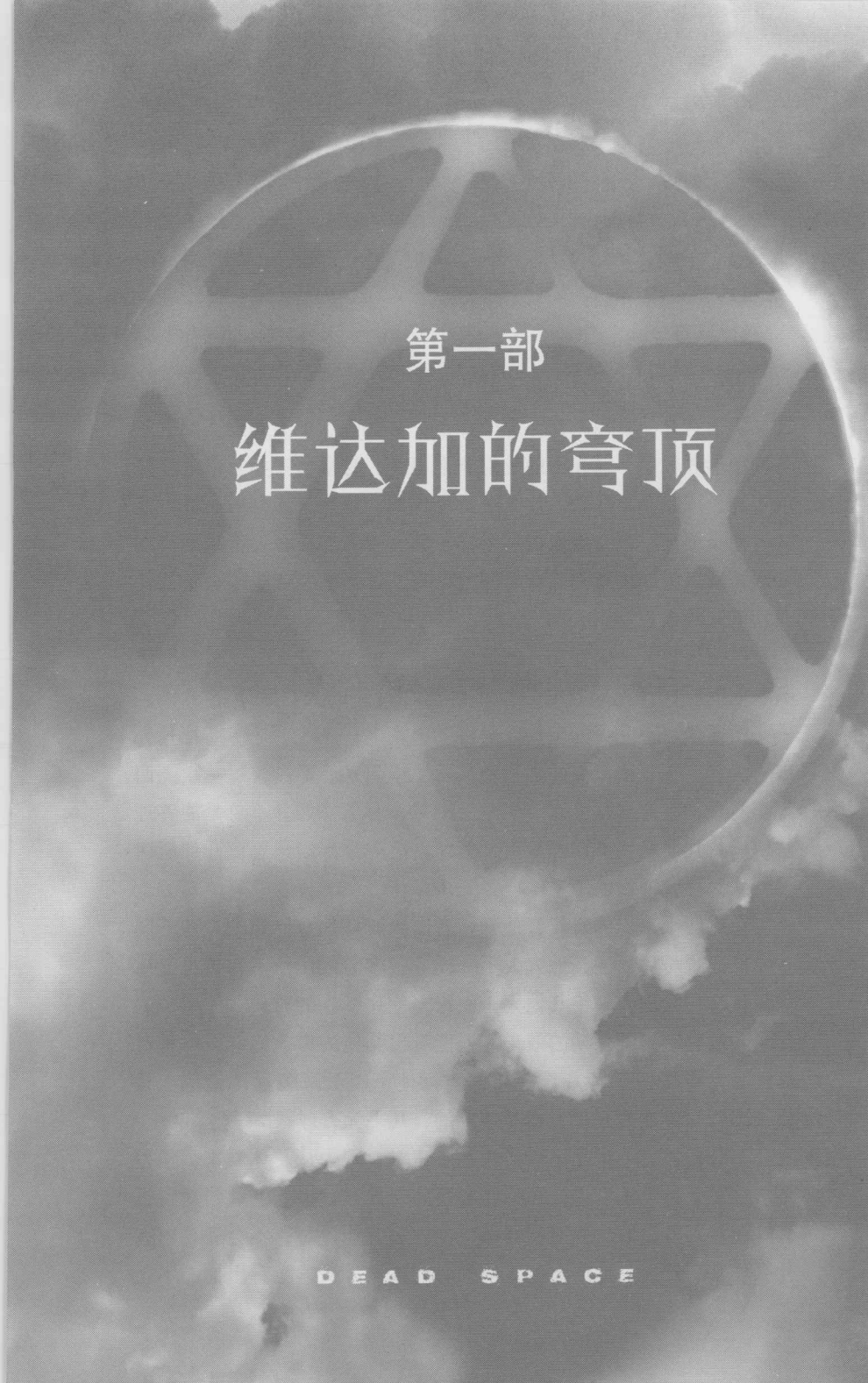
瓦解的秩序

217

第七部

计划和种子

263



第一部

维达加的穹顶

DEAD SPACE

第一章

当杰西·佐藤还是个孩子时，他搞不清楚自己的哥哥有什么问题。伊斯特凡一直以来都是那个样子——总有点不太对劲，痴迷于各种图形和数字，对光影的变幻非常着迷，时常会突如其来地暴怒或走神，或是心不在焉，让人感觉怪怪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他是逐渐、缓慢地变成那个样子的，因为杰西每天都跟他待在一起，所以没能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哥哥已经变成了一个如此与众不同的人。

作为男孩，他俩常在一起玩耍，偶尔也会大吵大闹，总是因呼吸着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位于维达加行星的大穹顶下的贫民区——的稀薄、不完美的空气而头疼。事实上，往往都是伊斯特凡先破口大骂，接着弟弟杰西则紧随其后发作起来。不过，每一次杰西都很高兴，因为自己可以“参与”其中。尽管杰西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伊斯特凡所做的事情的缘故，但他自己一直都幻想着离开那所房子，从而摆脱他们的母亲。

在杰西十来岁的时候，他开始看出伊斯特凡是何等的与众不同——他的哥哥和周围其他人大不一样。很多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将这一发现告知给其他人，而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也并没有起到他预期的效果。他能看出其他的男孩们都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待伊斯特凡，他们都疏远他，接下来疏远他们俩。很快，杰西和伊斯特凡都变得孤零零的，几乎无人理睬。

不能轻易就下定论说伊斯特凡不正常，因为从总体看来，他差不多算得上是个正常人。在某些必要的时候，他也能够勉强对付过去。面对别人简短、普通的问话，他大多都能应付，不会表现出有什么异常。然而，你待在他身边的时间越长，就越能看出他的不正

常之处。他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总是深陷于他所看到的围绕在他周围的各种符号和图案里——可是杰西从来都看不到这些东西。伊斯特凡逐渐变得很容易对周遭的人失望，他几乎无法专注地对待他人。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且他丝毫不惧怕别人会如何看待自己。事实上，他只听杰西所说的话，杰西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愿意聆听的唯一一个人。不过，伊斯特凡也只是偶尔才听杰西说话，而他之所以偶尔愿意这样做，纯粹只是为了不情愿地使自己避开真正的麻烦。



杰西十二岁那年，有一天他和伊斯特凡一起离开家，在他们的居住区里闲逛，想找些事情来做。水手谷居住区与覆盖镇上其余部分的有着更大穹顶的居住区是通过一条隧道分隔开来的，直到后来杰西才知道，原因在于整个维达加行星所有不受欢迎的“不良分子”都被赶进了他们所居住的低收入贫民区里。

那天，有五六个比他俩略微小几岁的孩子蹲伏在穹顶的外壁旁边，那里的玻璃出现了破损，有一片不透明的区域。空气缓慢地渗漏出去，不过迅速地被穹顶内部的氧气制造系统所补偿。那些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冒险前去接近破损处，其中一个孩子屏住呼吸跑向穹顶壁，用手碰触那片不透明的部分，紧接着又跑回来。当他回到大部队之后，其余的孩子们纷纷拍他的背，以示祝贺，然后他们继续怂恿下一个男孩做同样的事。

“那是什么游戏？”伊斯特凡问道。他说话时并没有针对那群男孩中的某一个，而是针对他们所有人。大多数男孩都没有理睬他，只是瞥了他一眼就转过头去，就好像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一样。块头最大的孩子耸了耸肩，回答道：“我们只是想找些事情来做，仅此而已。”

“可是这件事一点儿也称不上危险呀。”伊斯特凡说，“做一件

并不危险的事，却幻想着它很危险很刺激。我真不明白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乐趣可言。”

杰西将自己的手放在伊斯特凡的肩膀上。“算了。”他说，“甭管他们了，我们走吧。”

但是伊斯特凡却将杰西的手一把拂开。“难道你们不想玩一个真正的游戏吗？”他问他们。

领头的男孩有些戒备地回答道：“这本来就是真正的游戏啊。”

“当然不是。”伊斯特凡坚定地说，“这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游戏。你们不能只是跑近‘它’，然后又跑回来。‘它’要求你们改进，并做得更加完善，那才是‘它’想玩的游戏。现在我问你们，难道你们没有看出‘它’的形状有问题吗？”

“‘它’？”其中一个男孩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伊斯特凡用手指了指穹顶的受损部位，男孩们齐刷刷地看着那个方向，杰西也跟随他们的目光看了过去。什么会使得“它”的形状正确或错误呢？他心里想着，伊斯特凡看到什么了？

“你们想见识一下真正的游戏是怎么回事吗？”伊斯特凡继续吊大家的胃口。

男孩们挤作一团，将双臂交叉在胸前，沉默着。

“得了吧。”杰西有些不耐烦地对自己的哥哥说，“我们走吧。”

“你不想看都没关系。”伊斯特凡说，“但‘它’想要玩这个游戏。”他前倾身体，将两只手臂反扣在自己背后。接下来，他在满是泥泞的地面上蹬了蹬脚，然后尖叫着向前猛冲过去。

那群孩子赶紧四散着躲开了，不过他并不是朝着他们冲过去的。他目不斜视地从他们身旁跑过，继而径直撞向穹顶壁上那处不透明的区域。伊斯特凡的头重重地撞了上去，与此同时杰西感到自己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伴随着一阵气体泄漏的“嘶嘶”声，裂缝变得更大了，不透明区域的范围也扩大开来。幸运的是，金属支架并没有被撞断，但是伊斯特凡却被反冲力撞得倒在地上，前额沾满了鲜血。那群原本四散开来的男孩们又重新聚集起来，在远处站成一团，静静地观望

着。杰西迅速跑上前去，跪在他哥哥身边。

“伊斯特凡？”他边喊边摇晃着哥哥，“伊斯特凡？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鲜血顺着伊斯特凡的额头缓缓地流了下来。有那么一刻，伊斯特凡的双眼呆滞无神，目光散漫。没过多久，他慢慢地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弟弟身上了。紧接着，他开始微笑，并迅速地将目光转向穹顶壁上那片不透明的区域。“现在，那里的形状就对了。”他说，“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后来，杰西曾试图向哥哥询问发生在那天的那件怪事，不过伊斯特凡始终没有办法用一种能让杰西听明白的方式将事情解释清楚。伊斯特凡的大脑总是在搜寻和捕捉各种不着边际的图形，这就导致杰西很难搞清楚哥哥的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据伊斯特凡自己的说法，当他看到穹顶的裂缝后，立即便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了。那条裂缝在呼唤他，而他知道“它”想让他做什么，还有“它”将如何使另一个“它”成为一个整体。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让‘它’成为一个整体？”

伊斯特凡努力解释，可是却无法解释清楚。他很想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杰西，然而杰西却越听越不明白，头脑也越来越混乱，以至于最后杰西只得阻止伊斯特凡继续说下去。

“听着。”杰西最终说道，“听你说话，就像听一个疯子说话。你最好别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这一次，杰西的哥哥听从了他，没有再继续往下说。但是经过了此番折腾以后，杰西对搞清楚伊斯特凡脑子里的想法这一目标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了。



杰西十四岁了，有一天，兄弟俩看到一群女孩用粉笔在地上画一种古老的游戏，那是其中一个女孩在视频图书馆里看到后学来的：地面上画着一连串有编号的方格，参加游戏的人必须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模式来单脚跳跃着通过那些方格。当时，女孩们正站在方格区域的四周，讨论着究竟应该按照什么图形来完成跳跃。可是，伊斯特凡却被那些方格里的数字所吸引，那些数字在他的头脑里一个接一个地翻滚跳跃。最后，他一声不吭地从那群女孩中间穿过去，如同他根本没注意到她们的存在一般。他撞到了其中一个女孩，将她们堆放在地上的一把石子踢得到处都是，还踩碎了粉笔。女孩们愤怒地朝他喊叫着，被撞倒在地的女孩哭喊着抬起被擦破皮的手肘，面对着伊斯特凡怒目而视。然而，伊斯特凡却不以为然地站在方格区域里，只见他小心翼翼地跳进了其中一个方格，继而单脚跳进了另一个方格，接着又沿着不同路径跳回来，完成了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图形。最终，他跳进了方格区域的顶部，然后小心谨慎地走了出来。

出来之后，他停下脚步，看上去浑身无力。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被自己踩跳得坑坑洼洼的方格游戏区域。此时杰西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只得走到哥哥的身边。

“你的行为太可鄙了。”杰西说。

不过伊斯特凡并没有回应，只是蹲在地上，用一只手指着刚才被他踩跳过的地面，在空气中勾画着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明白的不规则图形。

杰西生气地拍了拍哥哥的肩膀，“喂！”他说，“你为什么要对她们做出这样的事来？”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伊斯特凡说，“她们在地上画出了这个图形，然后‘它’把我引领到了这里。”他再次用手指指着地

面，悬空勾画着，两只眼睛闪闪发光。杰西眯缝着眼看着地面，实在无法看出伊斯特凡所看到的東西是什么。在杰西看来，那里不过就是一片坑坑洼洼的地面，只有一个獠牙状的图案使得地面略微显得有些特别。“真是太完美了！”伊斯特凡一边说，一边俯下身去，继续用手指勾画着。

“伊斯特凡！”杰西说，“你究竟是怎么回事？那里不过就是普通通的地面而已。”

“嗯？”伊斯特凡心不在焉地回应道，“什么？”就好像他刚刚从恍惚的状态中恢复清醒。他迅速地站起来，然后转过身去看着那些女孩们。她们将双手叉在腰间，站得笔直，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仍然怒气未消。不过，她们没有再像刚才一般冲着他大喊大叫了。“她们怎么了？”伊斯特凡好奇地问道。

“她们本来玩得好好的，可你却搞砸了她们的游戏。”

“是吗？我真这样做了？”伊斯特凡问道。此刻的他看上去真的一脸困惑，就好像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刚刚做过的事一般。他再次注视着女孩们，片刻之后变得有些生气。“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他大声说，“只有我才知道那是什么。”



杰西回想起以往的很多个深夜，当他醒来后，听到共处一间卧室的哥哥正在梦呓。不过，伊斯特凡在睡梦中总是反反复复地念叨着同样模式的话语，没有止境。有时候，伊斯特凡会坐在自己的床沿上来回摇晃着身体，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喋喋不休地念着一连串的数字，在那样的时刻他的声音听起来无比的虔诚。伊斯特凡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狂热地喜爱数字和图形，常常迷失在其间。在他看来，数字和图形就像有生命的人一样，而且比人更加有趣。还有，伊斯特凡在电脑领域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天赋，他在九岁时就掌握了复杂的黑客技术，而且还向弟弟杰西传授过一些技巧。

然而，现在杰西却因哥哥常常在夜晚无休无止地反复嘟囔着数字而头疼不已。

“伊斯特凡……”杰西有时会试图轻轻唤醒哥哥。不过每当他这样做时，伊斯特凡总是充耳不闻。

有时候，杰西会感到很幸运，因为哥哥自己会停下来。然而，其他大多数时候伊斯特凡会一直不停歇地来回摇动身体。如果遇上后面这种情况，杰西就只得起床去摇晃哥哥，不过很多时候即使这样做也无法使伊斯特凡停下来。就好像他已经灵魂出窍——身体只是一副躯壳。有时候，这样的摇晃需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然后伊斯特凡才能慢慢地恢复到正常状态。



我本应该发现的，杰西长大以后时常这样想，我本应该早就看出他的情况不太对劲。我本应该帮助他。我本可以拯救他的。

不过我又该怎么做呢？他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在说话，而他则拼命抑制这种想法。毕竟他是弟弟，比伊斯特凡更年幼，能做的也就只有那么多。那他们的母亲呢？她不相信医生，她认为上帝会将一切都安排妥当，旁人不应该出手干涉。事实上，杰西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她，伊斯特凡有些不对劲，然而她每次都只是抬起头来，用蒙眬、模糊的眼神看着杰西。

“不对劲？”她说，“如果他身上有些事不太对劲，那他一定是受到了魔鬼的影响。”

“不是这样的。”杰西解释道，“是他自己的内心有些问题。或者说，他的头脑不太正常。”

“魔鬼控制了他。”母亲咕哝道，“得将魔鬼从他体内驱赶出去。”后来，杰西惊骇万分地意识到，他给了母亲一个去伤害哥哥的理由。

但是，随着伊斯特凡逐渐长大，他的母亲也开始规避他。她会

在房间的另一头对他进行诅咒谩骂，告诉他他是多么的邪恶和肮脏，而且她也不再碰触他。其实，她有一点儿害怕伊斯特凡，这同时意味着她也不愿再与杰西有一丁点身体接触。她变得越来越孤僻，总是沉默寡言。不过，也许她一直以来都是那样的，只是以前杰西没有注意到罢了。伊斯特凡是不是因为遗传而继承了母亲身上的某些东西，所以才变得不对劲的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否意味着杰西自己体内也有同样的遗传因素？不，他不愿意变得跟母亲一样，也不愿意变得像哥哥一样。可是，他很爱哥哥，他感到自己对哥哥负有某种责任。从前，伊斯特凡总是照顾他，既然现在哥哥变得不正常了，也许担子就轮到杰西身上了。换句话说，现在该是杰西照顾他哥哥的时候了。



在伊斯特凡十七岁、杰西十五岁那年，情况开始变得非常糟糕。事情是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开始的。

兄弟俩在水手谷居住区闲逛了一天之后回来，刚到家门口，他们发现大门半开着，母亲的钥匙落在门厅地板上。推开门以后，他们看到母亲倒在一堆散落的急救医疗包裹中，身体不住地战栗。

杰西蹲在她身旁，试图将她的身体翻过来，从而看清楚她的脸。然而，这很难做到，因为她的身体非常僵直，几乎不能动弹。

“快帮帮我，伊斯特凡。”杰西对哥哥喊道。

不过伊斯特凡只是待在原地不动。他并没有看着自己的母亲，而是注视着散落在地的急救包裹和药品。杰西看到伊斯特凡嘴里念念有词，并用手指着地上的那堆东西，在空气中画出了一个图形。

“伊斯特凡！”杰西再次喊道，“快来帮忙啊！”

奇怪的是，此时伊斯特凡却陷入了恍惚、出神的状态，沉迷于散落在地上的医疗包裹所构成的图形中。他喃喃自语，眼珠子不停地转动，循着他的目光，可以看出他正用视线画着一个图形。之

后，他的眼睛直勾勾地凝视着空气中的某个位置。杰西看到母亲此时开始吐出白沫，顺着嘴角流下，白沫中有一些红色的血点。透过她微张的嘴唇，他能看到她的舌头被夹在上下牙齿之间，已经被咬破了。

“情况很严重。”杰西说，但是伊斯特凡仍然毫无回应，于是杰西开始高声喊出哥哥的名字。

伊斯特凡身体猛地一震，然后使劲摇了摇头，接着低下头来。他的表情奇怪而莫测。

“她可能会死。”杰西说道。

“是的。”伊斯特凡平静地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难道你没有看到他吗？”他缓缓地开口问道。

“看到什么？”杰西十分惊讶。

“影子人。”伊斯特凡说，“他正卡住妈妈的脖子。”

影子人？“伊斯特凡……”杰西放慢了语速，“快去接通视频电话，寻求紧急救援。”

伊斯特凡就像个梦游症患者一般，缓缓地离开，并照着杰西的话做了。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地上散乱的包裹和药盒。

杰西扶着母亲，不停地对她说话，并且抚摸着她的脸颊，就这样等待着紧急救援人员赶来。他不断按摩她的下巴，直到她足够放松，松开了自己的舌头。接下来，他将她的头转到一侧，以免她被血呛住。伊斯特凡在打过电话之后就一直站在房间的另一侧，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很明显，他拒绝走近杰西和他母亲。影子人？杰西想着，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一定是疯了。

如果我不在这里……在紧急救援人员将母亲带走之后杰西心想，伊斯特凡会由着她就那样死去的。



当时伊斯特凡走进门来，不料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以至于

几乎无法呼吸。他能看到“它”就在那里，相同的图案若隐若现，跟之前完全是一样的。他之前已经一遍又一遍地看过“它”好多次，“它”就在那里等待着，等待着有人走过去看到“它”，然后再将很多个“它”拼凑在一起——其实“它”就是等着伊斯特凡前去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因为世界用了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方式呼唤着他。那时，他的母亲就在那里，四仰八叉地倒在地板上。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她不重要。她并不是这个安排中的一部分，她从未告诉过他该如何分辨事物的真伪，她只是挡在那里碍手碍脚而已。

噢，不！她的手里本来抓握着什么东西，接着她使它们掉落下来。每一件东西从她手里脱离并掉落后，正好落在各自正确、适当的地方，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这样的，“它们”在告诉他一些信息。“它们”向他勾勒出了一幅草图，隐约透露出更大的秘密。他能感觉到这一切，但是又觉得有些遥远，真相似乎被深深埋藏起来，不能被完全参透。所以，从目前来看，他只知道这些散落一地的医疗包裹和药盒背后，隐隐透露着他几乎可以看到但又并不确定的真相。

也许他还能从中得到更多信息。

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专注地凝视着地面上的物品，目光循着物品与物品之间的连线移动，再将它们连接起来。他的视线在各个物品之间来回穿梭，现在他开始逐渐看到物品之间的连接线，开始逐渐剥掉遮蔽那个世界的面纱，从而得以窥探其中的奥妙。

他的弟弟正在说着什么，并喊叫着他的名字，不过伊斯特凡听不清弟弟所说的话。他无法专注地听弟弟说话，因为他目前所专注的事非常重要，有大事正在发生。

在那些连接物品的线条中，他能看到某种轮廓正渐渐呈现出来。那是一个形状，一个阴影，起初他还误认为那是他自己的影子。不过，那真是他自己的影子吗？不对，看起来完全不是这样的。没错，这个影子的确附着在他身边，但他能感觉到“它”并不受他控制。“它”本身是个独立的个体，与周围那些散落的物品密